



毛線襪

許 欽 文 著

# 毛線襪及其其他

許欽文著

— 短篇小說二十四篇 —

毛 線 襪 及 其 他

許 欽 文 著

實 價 七 角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一 九 二 六 年 八 月 初 版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再 版

# 目 錄

毛線襪	一
于卓的日記	一三
叔父	三七
遺言	五〇
猴子的悲哀	五九
引見以後	七一
「野小人」	八一
尖頭大腹蟻	八七
希望	一〇七

「我看海棠花」	一一三
重做一回	一二五
「原來就是你！」	一三九
猴子阿三	一五一
後備夫人	一六一
蝴蝶窠	一七五
勝利	一八七
表弟底花園	一九七
病兒床前的事	二〇九
船山底女郎	二二三
猴子阿三和胡大爺	二三一
卷	二四一

清明日	二五七
也	二六五
一個油漬	二六九

## 毛線襪

章先生醒轉來的時候章師母已經洗好了臉，梳好了頭。

「啊唷，吃力，吃力！」章先生在被窩裏伸着懶腰這樣喊了一聲。這喊聲和一般苦工所發的有點不同，他雖也感到疲倦，但是覺着甜蜜的餘味。他於昨天晚上才回到家裏，已經一學期不見面了，就是常相反目的夫婦也會好像重行新婚地親蜜起來，渠們結婚得不過一年，這樣的闊別還是第一遭呢。

章師母聽了她丈夫底喊聲連忙走到他底身邊，在床沿上坐下，說，「醒了？還可躺一下，多躺一息罷！」

「什麼時候了？」

「還早呢，家裏了、遲點起來不妨了，等到蓮子熟了再預備起來罷！」

章先生伸出一手掀起帳門來望，果然窗前桌子上的神仙罐裏正在升騰着熱氣。

他把望神仙罐的視線移在他夫人底身上，知道她也睜大着黑油油的眼珠正在注視他。於是相互笑了一笑。

他用掀了帳門的手在她底小手臂上捏了一把，那被寒氣刺激得微現着紫色的肉團團的東西上就現出幾個青白的斑點。

章師母用手在她丈夫底額上按了按，隨即把手向他底頭頂移去，那剪着平頂的頭髮接連地在她底手掌下滑過，好像她是在想看看她丈夫底青光光的頭皮，也像是在神速地數他底頭髮。在這時候章先生看到一段嫩藕般的東西，原來章師母底袖子也像一般小姐們，太太們底



的大而且是倒大的。他就捏着那上半臂用力一拉，似乎想把她拖進被窩去。

不知道怎麼一來，章師母底手臂已橫在章先生底項頸下了，但她自己並沒有臥倒，因為她底頭髮已經梳理好了。

「怎麼這樣快，」章先生把眼珠輪向着上看着他底夫人問，「你蓮子什麼時候弄好的？」

「昨天下午剝好的，今天早晨才去心，本來早可以弄好了，因為你說今天晚上才可以到家，你來信不是這樣說麼？」

「是的，我特地說遲一天的，一則怕在路上意外地耽擱，二則說遲一點早一天到可以覺得格外有趣點；」章先生說着笑起來了，「你在家裏不覺得寂寞麼，亞青？」

「寂寞？」

邊的。」

「是的，你孤零零地在家裏是不是常感到寂寞的？」

「倒也並不十分覺得寂寞，雖然孤零零，却常覺得有人在我底身

邊的。」

「這人是誰呢？」章先生趕緊問。

「當然就是你呀！」

「我怎麼會常在你底身邊呢？」

「因為常在想着你！」

「真的麼？」

「自然是真的。」

「怎樣想呢？現在可以和我談談罷。」

「現在却覺得無從說起了。」

章先生仰起頭來在章師母底右顧旁親了一下。

「你呢？」章師母回問她底丈夫。

「我是不會寂寞的。」

章師母聽了這話微微地吃了一驚，章先生覺着了，連忙補上說

明：

「因為我是很忙的，日間要上課，晚上還得改作文。」

章師母回復了原狀，她又問他，「那里學生底成績怎樣？」

「成績還好。」

「學生都是女的罷？」

「女學校裏自然只有女學生，現在只有男學校兼收女生的，女學校是不收男生的，除非國民小學校。」

「你覺得她們是可愛的罷？」

「是的，我覺得她們非常可愛，唔唔，這是當然的，教員總愛學

生，男子總愛女子，她們都是少女，而我是她們底教員。」

「你個個都很愛的麼？」

「自然有幾個不大愛。」

「那是臉貌不漂亮的罷？」

「這倒也不一定，完美的女子自然臉貌一定也漂亮，不過臉貌漂亮的也不一定可愛，還須看她底姿態和性情。有幾個臉孔是麻的，但也覺得還可愛，有幾個臉貌並不壞，卻是不大可愛，因為她們底身子長得又大又胖，腳卻很小，像是纏小了以後放大的，走起路來總是擺擺，擺擺……」

「擺擺，擺擺，哈哈！」

「哈……」

「除了那幾個你都覺得可愛了麼？」

「是的，就是那幾個也還覺得可愛，不過稍微差點罷了，她們雖是擺擺，擺擺，有時擺得也很有趣呢！」

「你最愛的是那一個呢，總有一個最愛的罷？」

「最愛的？惠玉最先使我覺得她是格外可愛，可是梅珍底學問實在比她底好，杏芬最聰明，我所講的她句句能夠領會，她所說的也句句動聽，現在卻覺得素雲最可愛！」

「她是怎樣的呢，素什麼？」

「素雲？」

「素雲是怎樣的呢？」

「她很像小琴，長短，臉貌和姿態都是好像很像的。」

小琴是章師母底妹子，她們姊妹很相像。

「你爲什麼偏最愛她呢？」章師母再問她底丈夫。

「我爲什麼偏最愛素雲？哦，這是因爲她很有點像你呀！」  
章先生笑了，章師母也笑了。

窗前忽然發出撲撲的聲音，接着嗤嗤地響。章師母聽了連忙把手臂從她丈夫底項頸下抽將出來，趕到窗前的桌子邊去看那神仙罐裏的東西。她用調羹在那罐裏擾了一下，旋轉臉來和章先生說，「蓮子已經熟了，紅棗也好了，就起來罷，大林！」

章師母再在她丈夫底身邊坐下的時候，章先生已穿上了毛線衫，這是由章師母親手用紫紅色的原料結成的，他已穿了兩年了。她給他結的時候渠們還沒有訂婚，收到這禮物以後他遂決意向她去求婚。

章先生穿好了一隻昨天晚上脫下的襪子的時候看見那另一隻已被他夫人底手捏着，像是預備遞給他可以使他省力一點似的。

「給我罷，我這一隻已經穿好了。」

但是章師母並不把那襪子交給他，也不作聲。

「膚皮很多罷？路上已經三天不脫襪子了。」章先生以為他底夫人正在看那襪內底東西，所以這樣說。

可是章師母仍然不把襪子交去，而且神氣已經變為沈靜的了。她捏着那隻襪子問她底丈夫：「這毛線襪是從哪里來的？」

「當然是用錢買來的？」

「什麼？這種襪子有現成可買的？」

「哦，這一雙是人送給我的。」

「是那一個送你的呢？」

「這倒已經忘記了。」

「什麼？」章師母加重聲音說，「這會忘記的？騙誰呢，一定就是那個小婆娘，叫做素什麼的罷！」

「她爲什麼要送我這種東西呢？」章先生辯護地說，「哦哦，她是我底學生，我是她底先生，就是送了也有什麼要緊呢？」

「哼，哼！」

章師母努着嘴這樣說了，就擲掉襪子，離開她底丈夫，獨自到窗前景子旁的椅子上去坐了。

章先生看着這種情形覺得剛才的話說錯了，渠們沒有訂婚的時候章師母原也是章先生底學生，於是他又多方辯護，說是別人送他的東西，有的是因爲在星期日教了同事底妹子書而送的，有的是因爲給梭長底女兒改了作文，有的是代同事底妻做了已有曲子的歌詞，說的時候還時時叫着「亞青」呢，但是章師母似乎都沒有聽到，仍然俯着頭地獨自坐在那里。

「哼……哼！」



章先生穿好了衣服走到他夫人底面前的時候，亮晶晶的淚珠已從  
章師母底眼眶成串地滾下來了。